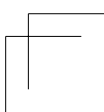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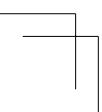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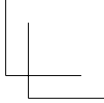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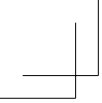


# 某種認可

⑤部劇作 (2017-2020)

蔚然紀



# 目次

(自序) 之前之後	4
安娜與齊的故事	7
整人王：新編邱罔舍	57
衣帽間	117
再見歌廳秀	155
雨中戲台 (劉秀庭合著)	229
(附錄) 要當劇作家，還是不當劇作家 李方瑜作／吳政翰譯	286

## 自序

# 之前之後

本書收集我於 2017-2020 年間發表的五部劇作。除了《雨中戲台》，其他四部皆於 2020 年前完成公演。因受冠狀病毒疫情影響，《雨中戲台》延至 2021 年初始得順利推出。

近年有點多產，一方面是因為退休後時間充裕、時有邀約，另一方面是先後受雷蒙·威廉斯和洪席耶啟示，醉心於耕耘新題材以及有別以往的風格。於某次訪談中，我試著評論自己的改變：以《拉提琴》（2012）為分水嶺，區分「之前」與「之後」兩種基調。「之前」的基調戲謔、嘲諷、冷情，在在流露一股幻滅感；「之後」則風格有變，從戲謔轉為遊戲、嘲諷轉為反諷、冷情轉為溫暖，大體而言少了幻滅，多一些認可——對於人性與存在的認可。

「之前」階段在《拉提琴》達至頂峰而劃下休止符，劇中的狂亂照映我內心的狂亂。2013 至 2015 三年期間毫無創作。「之後」的轉變於《莎士比亞打麻將》（2016）和《一個兄弟》（2016）已露端倪，於《安娜與齊的故事》（2017）和《整人王：新編邱罔舍》（2017）明顯許多。如此發展是好是壞，外界自有評論；就我個人而言，有佳作，亦有敗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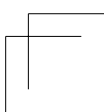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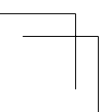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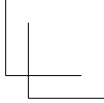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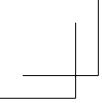
另外，面對演出的態度亦有前後之分。以前我會「盯場」，不時出沒於排練間，對於導演手法與表演方式意見頗多，往往排

演後於酒精催促下跟導演爭得面紅耳赤。有位演員曾開玩笑，「紀杯，為什麼你不能和莎士比亞一樣？」他的意思是：為什麼我不是「作家已死」、劇本任人宰割？那時有個傳言，「紀蔚然的劇本一字都不能改」。其實是誤會。我的作法一向是：寫完初稿交給導演、導演提供意見、我根據其意見修改、完成第二稿後交給導演、導演再給意見……如此來來去去。既然過程冗長，有些劇本改到六七稿，我認為進了排練場不能只因「演員不喜歡」、「演員做不到」（通常是這兩因素）而輕易修改。

我和導演的工作方式一直沒變。不同的是，忘了自哪一齣開始，我不再走進排練場，且講明「怎麼改都無所謂」；我不再看整排、彩排，只跟導演說「咱們首演見。」放牛吃草的結果即首演當天，不是驚喜，就是昏倒。顯然之前的方式才是對的，雖被人嫌煩，卻可為品質捍衛，雖有摩擦，但是為了藝術摩擦。這需要體力，可惜我已年老，回不去了。唯一能做的就是減產，而這理應是「劇本爆炸期」後的自然發展。

五部劇作裡，《安娜與齊的故事》、《整人王：新編邱罔舍》、《衣帽間》等三齣「劇本版」與「演出版」出入不大，《再見歌廳秀》和《雨中戲台》（與劉秀庭合著）則出入甚大。集子裡《再見歌廳秀》以「劇本版」呈現，《雨中戲台》以「演出版」呈現。

其他的，就不用多說了。





# 安娜與齊的故事

The Story of Anna and Chi



| 人物 |

安娜  
老齊  
大連  
慧芬  
吉米  
小玟

---

| 舞台 |

舞台：旋轉舞台上分為兩個區塊，由兩個弧線形的屏幕  
隔開，屏幕之間有個通道，為門；一邊是臥室，一邊是客廳。